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六十六至六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范鳴謙

記纂淵海卷六十六

宋 潘自牧 撰

物理部

物理盈虛

經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晉者進也進必有

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易屈伸相推易畧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

子曰中則移月滿則虧老子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家語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莊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管子互見知足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文子

史甚美必有甚惡左昭十一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有暮也西漢韓安國傳夫窮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　福

讖忌盛後漢李固傳

傳記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吉凶遞代盈縮循環劉知幾史通時乜必亨運蒙必正顏延年釋奠詩人道無久盈齊謳行前榮後枯相翻覆李太白集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柳書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散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韓而釋皇甫湜請韓公配享書命屈於當代慶流於後

昆先白集緑亦先枯白樂天集

本朝一年辛苦一冬閒東坡集　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地所生萬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東坡十年斂積用一朝鷩濤破山風動地後山鳴呼行

朕兆

經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室家溱溱詩　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中庸 子曰余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余殆將死矣遂寢疾七日而歿禮記 子目將眇者先覩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聲列子 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直之言晏子 一葉落而知天下之秋淮南子 史或𠰗於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

甲午宋大災（左襄三十年）晉文公過衛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左傳）晉侯疾求醫於秦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左成十年）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史記周本紀）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西漢班固叙傳）福生

有基禍生有胎西漢枚乘傳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昔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殆必亡矣通鑑

漢成帝紀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似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于綽問鉅鹿張洊洊密謂綽曰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朕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通鑑魏明帝紀

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諸葛恪恪將入之

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安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魏高貴鄉公紀

諺曰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通鑑晉武帝紀杜淹曰齊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通鑑唐太宗紀楊震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後有鸛鵲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凡鱣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位至太尉東漢本傳孫皓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盖入洛陽時皓以問陳訓曰青盖入洛將有

輿櫬銜壁之事尋而吳亡（晉書）孫秀誣潘岳石崇為亂夷三族石崇已在市岳後至崇曰安仁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晉書潘岳傳）魏武帝嘗夢有三匹馬在一槽中共食其後宣帝及景文相繼為宰相遂傾曹氏（宋符瑞志）朱异初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忽有飛蟬正集冠上時咸以為蟬珥之兆八年改侍中（南史本傳）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神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

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五代史

傳記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諸葛亮營三

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晉陽秋祥者福之先妖者禍

之先呂氏春秋隋煬帝於宮中嘗小會為拆字顧蕭妃曰𦙶

能折朕字否妃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

歸唐公帝聞之不懌乃言吾不能知此事豈非聖人耶

於是姦蠱起於内盜賊攻於外隋大業記乾鵲噪行人至蜘

蛛集百事喜西京雜記蜀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𦒺熾

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闞而更盛（異苑）桑穀共生於朝一日而大拱武丁脩行諸侯來朝者六國武丁祭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三年重譯來朝者六國（尚書大傳）

本朝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老蘇）

禍福

子禍莫大於不知足（老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禍（家語）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孟子）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莊子）福莫長於無禍（荀子 互見知足）夫

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淮南子）

史郤至曰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左成十二年）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年）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襄二十三年）

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史龜策傳）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史春申君傳）禍自怨起福由德興（西漢文帝紀）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西漢枚乘傳互見朕兆）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

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歐陽公唐史中宗贊

集福種常有兆禍至豈無端君子行詩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而小人則凶者不可也韓文

毀譽

經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論語

子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孟子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

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譽生則毀隨之淮南子我

未見聞謗而喜聞譽而懼者文中子

史季布曰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前漢季布傳　毀

譽愛惡之原禍福之機也魏志王祖傳　毀譽脅於勢利晉紀總論

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

媒讒佞遠矣通鑑隋高祖紀囮余周切又五戈反

集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

柳子厚大謗譽

積漸

經剥床以膚凶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髙大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易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詩　今

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老子 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孟子 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不可以涉家語又荀子 江河之水非一源而流墨子 丘山積卑而

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　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莊子

山霤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霤非石之鑽蝎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也乎孔叢子亙見柔能勝剛

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管子

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荀子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聖人者人之所積也　不積蹞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

成江河（荀子）　蚯蚓穿隄能漂一邑寸烟泄突致灰千室（劉子）　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楩楠豫章（尹子）　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互見毀譽）　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　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褰衣而越也及至其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也　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　生木之長不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磨礱莫見其損有時而薄　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淮南子）

史階之為禍左隱三年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　衆少成多積小致鉅董仲舒傳聚蚊成雷衆煦漂山西漢中山靖王勝傳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植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仁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太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枚乘傳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前賈誼傳壞崖破

岩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後漢丁鴻傳隄潰蟻孔氣泄鍼芒陳忠傳聚蚊成雷第五倫傳積日成月後漢積忤生憎積順生愛通鑑唐玄宗紀傳記戎人生乎戎而戎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知所以受也今使戎人長乎楚楚人長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也呂氏春秋互入慣習集水漸成江海桓寬鹽鐵論膚寸自成霖曹子建詩蟻孔潰河溜沈傾山傅子由銘高以下基洪由纖積累微以著張茂先勵志詩蟻

壤漏山河絲淚銷金骨選君子有所思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櫱栽文選還聞膚寸陰能致彌天澤　蚊聚雷侵室山漸而高澤積而長劉賓客集直從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　繡始一縷萬縷相續白侍郎集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不除方燎原野陸宣公文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幹　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積可以鎮方域　積訛成蠹唐文粹一息之波流於無垠皮日休集本從敲石光遂致烘天熱劉禹錫詩

本朝沔彼濫觴蛙跳儵遊溢而懷山神禹所憂 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東坡 冉冉百尺松起自一寸根欒城集 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司馬溫公通鑑唐昭宗論

漸染

經卿士師師非度互見同惡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書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詩

子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家語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也孟子白泥在沙與之皆黑曾子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習俗移志安久移質　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郡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積習使然也　蘭茝槀本漸於蜜醴荀子蘭陵多善學蓋以荀卿也荀子後序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　螟蛉之子

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揚子）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抱朴子）

史鄒魯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史記貨殖傳）生子多置之齊魯禮義之鄉（史記三十世家互見教子）漸靡使然（西漢衡山王傳）

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賈誼傳）靈著在林林無毒草（後漢）學之染人甚於丹青（晉虞溥傳）謝安好聲律朞

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通鑑晉文帝紀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浮淺者則浮薄北史蘇綽傳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黄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常入耳通鑑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通鑑唐高祖紀陽城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時歲飢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唐書本傳

傳記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珍重左氏下至婦女莫不

誦讀魏畧高祖徙豐沛屠酤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三輔舊事鄭玄家奴婢讀書一婢不稱旨使人拽着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世說

集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陸士衡贈婦漸禮樂之膏腴選運命論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黄蒸性染身莫不相應嵇叔夜養生論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陸士衡瀟湘間無土山無

濁水民秉是氣往往清慧而文（劉賓客集）麗朱者丹附墨者黑盖累漸而得之也（王無功）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呂和叔文）

本朝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禮者賢者之效不為細也（横渠理窟）温公嘗獨樂園園子呂直性愚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園子得茶湯錢十千閑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

十許日公見圃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元城語録太史公曰蓋公言黄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是以知邪説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東坡六一居士集序

滿盈

經月盈則食易滿招損書

子孔子曰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家語滿則覆荀子

史盈必毁天之道也左哀公十一年重侯累將窮貴極富王商等贊

變中有常

經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書

子珠之走盤橫斜曲直不可盡知所必可知者珠不出於盤也 孫子序

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 荀子

本朝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 東坡

賜奉安神宗御容札使詔

動中有靜

經乇見而不失其居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易

子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荀子為無為事無事老子

史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漢書

傳記動者靜之基道經

集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陶淵明詩蘋末風起有文無聲

劉賓客集動兮靜所伏白居易

靜中有動

經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易井居其所而遷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　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大學記

子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靜為躁君老子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莊子

集靜兮動所倚白居易動靜交相養賦

弱中有強

經坤至柔而動也剛易　仁者必有勇論語

子慈故能勇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老子

風曰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然而指我則勝我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莊子

以靜觀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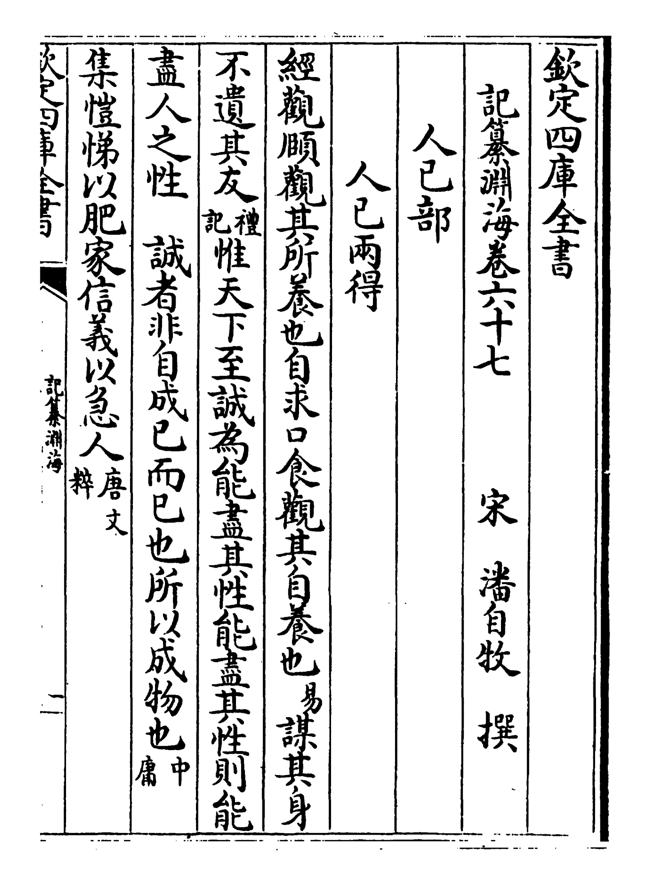
子坐於室而見四海荀子　憑几看魚樂杜詩

本朝解組歸來道益光坐看萬物自炎涼東坡詩　松柏生

澗壑坐閲草木秋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山谷遂令詩

高卧人欹枕觀兒戲邵康節

記纂淵海卷六十六



記纂淵海卷六十七

宋 潘自牧 撰

人己部

人己兩得

經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食觀其自養也易謀其身不遺其友禮記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集愷悌以肥家信義以急人唐文粹

人已兩失

史申叔時曰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左傳互見施報兩失世之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左襄十三

丞相田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史灌夫傳

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爼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羮

通鑑漢高祖紀

集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司馬相如上林賦 陵雖亙入此莫笑彼

孤恩漢亦負德文選李陵書

施報兩得

經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詩 以德報德論語

子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孟子

集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文選張平子四愁詩

施報兩失

經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書

子惡聲至必反之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冦讐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孟子

史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左宣十一𠄟入人已兩失劉穆之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宋書本傳𠄟入妻家及報怨兩門

責己恕人

經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書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攻其惡無

攻人之惡論語

史晉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秦伯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漢主曰孤負黄權權不負孤也通鑑魏文紀

劉洪專督江漢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

陸贄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通鑑

李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前本傳

傳記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戰國策

集君子謹乎約己弘乎接物典論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韓文

本朝以恕己之心恕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義不可勝用矣言行録

恕己責人

經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詩非諸人行諸己禮記不能正

其身如正人何　其身不正雖令弗從論語

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家語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乎孟子　志不免於曲私而兾人以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兾人以已為修也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荀子　行非其所履以督人是猶啓父而責人以大舜之節駡母而規人以曾閔之行唐子

史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有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

師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左定九年五入斂於應對已則無禮而責於有禮者女何故行禮左傳鄧艾謂宗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耶蜀志曹操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三國魏志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唐書柳玭傳記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戰國策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

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烈女傳

集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

聖人望於人韓文原毀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柳文

譽己毀人

傳記齊席毗毗一作玭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詞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玩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顔氏家訓

集辯士多毀訾不聞談己非唐文粹

本朝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浦嘗輕洎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楊文

薄己厚人

經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禮記

子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荀子

史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己者當減小之西漢谷永傳

薛包篤行父母服除子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廢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

食身口所安也漢書范震為司徒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後漢郭林宗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通鑑漢桓紀流民萬餘户入縣界韓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通鑑温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唐書弟彥博也

傳記閔子騫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遂

止孝子傳

集劉禹錫刺播州子厚泣曰播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且萬無母子俱往理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韓作柳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為友為義　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韓文

厚已薄人

子豐取刻予荀子

史令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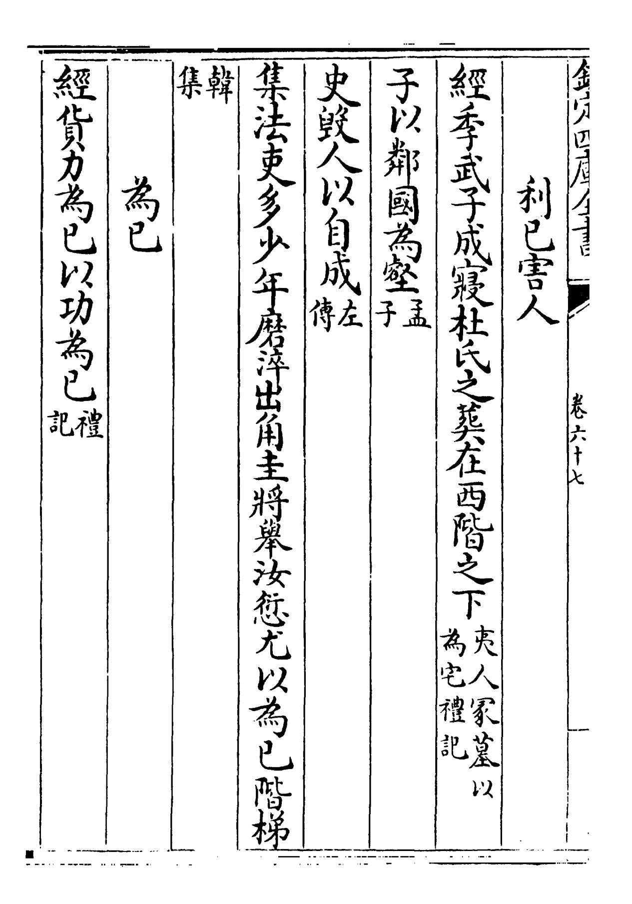
可踰越左襄三十一 勤民以自封國語楚 不損用而大自潤西漢

董卓小孫七歲愛之以為己子至殺人之子如蚤谷永傳 蝨耳本傳

平章事豆盧革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通鑑後唐明宗五八

貪汙

本朝有毀其一錢之錐必失色而營護之至乃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饒而葅醢千命容態恬然曾視一錢之錐不若金玉已生沙礫人命嗚道集



利已害人

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夷人冢墓以為宅禮記

子以鄰國為壑孟子

史毀人以自成左傳

集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將舉汝慾尤以為已階梯韓集

為已

經貨力為已以功為已禮記

子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楊子曰世故非毛所濟列子

史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左傳杜密曰劉勝位為大夫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後漢私自潤入通鑑晉紀

集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長城窟

以己體人

經無自廣以狹人書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詩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

毋以使下大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中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

史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左昭十五楚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左昭十二晉祖逖牙門童建殺內使

周密降後趙石勒勒輒送首於遜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也猶吾惡也通鑑晉元紀互入疾惡

蘧伯玉恥獨為君子東漢顧榮與同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庾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何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晉本傳

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通鑑晉武紀

陰鏗嘗與賓客

宴飲見行爵者因回酒炙以授之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南史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衣通鑑德宗集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陶淵明視人之瘼如疽在身劉賓客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白樂天若知其心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勞勞一作勤吕和叔文傳記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人飢温而知人寒晏子春秋

以已度人

子埳井之蛙謂東海之鼈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莊秋水互入 見聞淺狹羣蟻觀鼇隱如岳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遙封壤之顛伏乎窟穴也符子

集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楚辭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

鼠嵇叔夜書

本朝此戰國策士以已度伊尹者也東坡

臆度

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億則屢中論語

反已

經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易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書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記中庸 君子求諸己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互入無愧

子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莊子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　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孟子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　見善脩然必有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有以自省也荀子　與其譽堯而毁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也淮南子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曰英自勝曰雄文中子

史楚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左昭四年）富辰曰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左傳僖二十三）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左閔元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欲毀之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左襄三十二年）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史記項羽紀）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西漢揚雄傳互入先欲自攻）闚觀物之智為反已之察（東漢馬援傳）人有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

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通鑑魏明紀

顔含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耶通鑑晉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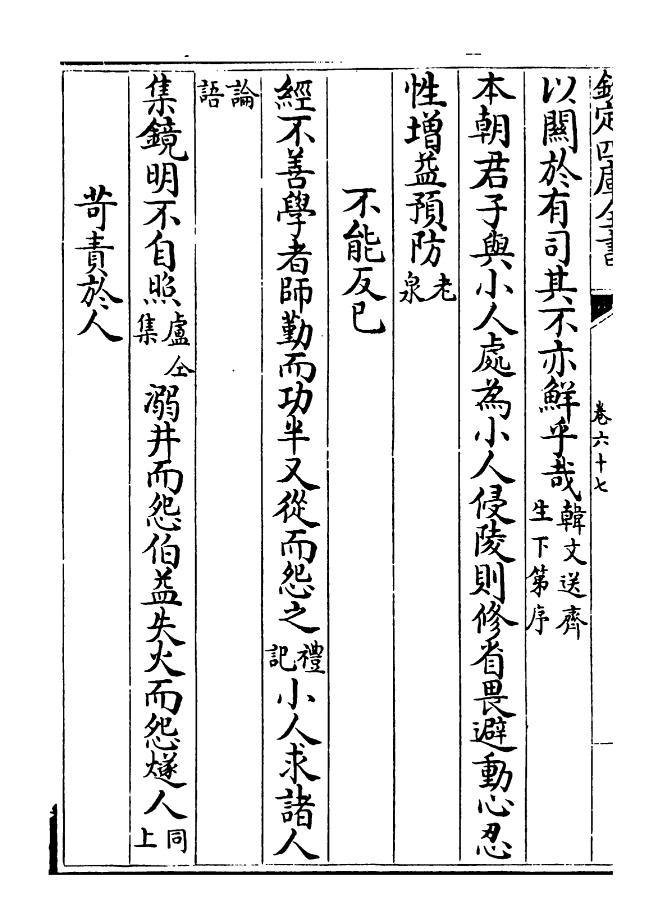
阮裕在剡曽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借何以車為命焚之晉書

楊昭儉曰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稱美不若頒罪己之文通鑑晉高祖

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子儀

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通鑑大歷元年

集齊生凡為時名相朝之碩臣皆其舊友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而曰我未至也不



以闗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韓文送齊生下第序）

本朝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老泉）

不能反已

經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禮記）小人求諸人（論語）

集鏡明不自照（盧仝集）溺井而怨伯益失火而怨燧人（同上）

苛責於人

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禮記子曰小人使人也求備焉論語

子茍煩者難為恭譙子責三光不照於覆盆之內抱朴子

史孫季舒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晉裴楷傳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北史

集自拳五色毬迸入他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三百

詩話

不任己意 附虛心

經君子以虛受人 易 舍己從人 書

子古之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蓋海内不自為也 莊子

史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 通鑑 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通鑑唐德宗 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也 通鑑唐憲宗

傳記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

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太公六韜

集虛舟應物駱賓王 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頭陀寺碑

本朝萬事轉頭同墮甑獨身浮世若虛舟詩話

專擅

經權臣擅命詩序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中庸

子愚者好專事而妬賢能荀子鷄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鶴抱朴子

史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殺之（左襄十九）祭仲專鄭伯患之（左成十五）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左襄十年）盧蒲嫳聽政於其家（左傳）齊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左襄二十九年）臧文仲曰以人從欲鮮濟（左僖二十）專聽生姦獨任成亂（通鑑梁武紀）擅利擅害（通鑑秦紀）盧杞秉政為吏部侍郎關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嘗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遂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柰何發口欲言耶（通鑑唐德宗）作

威福於廟堂之上前漢諸侯王　專則人實敝之前漢五行志　專權自恣史趙高傳　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前漢馮奉世傳　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西漢游俠傳　田蚡為丞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西漢田蚡傳

集專場誇觜距韓集

舍已徇人

經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易

子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孟子

史黄歇與太子謀曰初歇與太子為質於秦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黄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通鑑周紀

李雲上書帝怒下有司逮雲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通鑑漢桓紀

朱震收葬陳蕃尸匿其子逸事

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通鑑漢靈紀

侍御史景毅子顧為李膺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脫漏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通鑑漢靈紀

集士有經世籌自無活身策山谷

勞己為人

子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雀者鸇也互入與人為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

史梁武帝曰朕三更出治事事少午前竟事多日昃方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爲誰之咎救物故也通鑑本紀

集如何織紈素自著藍縷衣孟東野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官職爲他人白樂天集五入省悟及與人爲地年年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着苧衣杜荀鶴集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白樂天

記纂淵海卷六十七

記纂淵海卷六十八

宋 潘自牧 撰

接物部

延接

經晝日三接 以貴下賤易 主人肅客而入記

子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

貌荀子

史天下諸公子亦有喜事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虚耳　楊惲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長與人顔色並史記　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自以為孟嘗君親已　延為上客　周公曰我一沐三握髪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也　孟嘗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並史　公孫弘為宰相起客館開東閣

以延賢人　鄭當時為大使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于定國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輒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韋元成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並西漢）謙恭愛士傾身引接慰藉良厚　陳寵為司空去籍通賓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東漢）皇甫嵩為三公以身起于汗馬常折節下士（謝承傳）陳蕃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周璆唯蕃能致焉特為置榻去則懸之陳蕃傳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王符在門皇甫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揮沐吐餐垂接白屋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並東漢羊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南史羊欣常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王渾為安東將軍虛懷接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謁江東之士悅附之晉紀瞻曰

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子野無伐檀之詠（晉書）並賈謐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渤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瑯琊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昣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于謐號曰二十四友（惠帝紀）張建封性樂士賢不肖遊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唐書）

傳記陳仲舉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雜記 司農受客戒無留門丞相延賓使常開閤 捧銅盤而盟平原之賓二十躡珠履而會春申之客三千 白帖 集重士踰山 魏都賦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子建詩 許與氣類 文憲集 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 文選 延之上座 韓文 主人才且賢重士百金輕 應物集 有地先開閤何人不掃門却訝繡衣人仍交布衣士 劉長卿 屈富貴于沉冥雜薜蘿于簪笏 子昂集 見我顏色温 杜甫 解榻招徐穉登樓引仲

宣之元微集

本朝歐陽公喜士為天下第一冷齋夜語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石林燕語

藐視

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孟子為卿於齊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

史毛遂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史記何足置齒牙閒哉

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並西漢

更始見趙熹曰繭栗犢豈能致遠乎

許汜與劉備語曰陳元龍無客主之禮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

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崔琳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哉　黄忠為後將軍關公聞黄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不與老兵同列不可受拜　或問禰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並東漢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蜀志　司徒蔡謨戲侮王導導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

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耶　秦王堕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秦王猛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聞桓温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務旁若無人　王徽之為桓冲騎兵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謝奕嘗逼桓温酒温走

避之奕遂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 秦主登聞後秦王萇卒喜曰姚興小兒吾當折杖笞之耳 並晉紀 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汙辱門下 戮我彝倫梁紀 桓範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魏志 黿鼉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 魏人曰檀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宋紀 孫晟素輕馮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周太祖紀 李太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

顏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唐書

傳記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國史纂異

集高睥邈四海詩　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耶　奴視法度士韓集　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譏而不戚柳文　五侯三相家眼冷不見君　太倉一稊米大海一浮萍　畜之如犬羊視之如蜂蠆白侍郎集　高視終古一笑昔人　亦何足齒于吾人唐文粹　憂天下無此鼠輩耶劉賓客

本朝下看區區郊與鳧螢飛露濕迎秋草　孤芳陋孤妍歐公

捄援

子猶解倒懸也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孟子中流失舡一瓠千金鶡冠子　出死斷亡以覆救之荀子

史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同恤菑危救備凶患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道也　救患分菑並左傳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　季布有名於楚數窘漢王項羽滅高

祖求布千金布匿周氏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之同食季布傳

秦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價值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

以獻秦王幸姬姬為言釋孟嘗君孟嘗君即馳出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遂發關出本傳李同說平原曰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得耳　伍子胥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子胥幾不得脫追者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子胥之急乃渡子胥本傳鮑宣下廷尉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孔光車不

得行宣減死一等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郭穰夜到郡邸獄丙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

緩急相護西漢何顒與袁紹為犇走之交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東漢初蔡邕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使人飛章言邕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不臣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吕

强慇邕無罪力為伸請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漢靈帝紀趙岐逃難賣餅北海中孫嵩見岐與共載歸藏岐複壁中數年侯覽等上書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刋章討捕儉儉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數十宗親皆殘滅郡縣為之殘破　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刋章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融

曰兄雖在外吾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襄坐死(並東漢)王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弟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魏元帝紀)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莊兄也)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母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武宗紀)勅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樞密使張居翰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唐明宗紀)

傳記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

託漁舟季布之託廣栁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以此得罪甘心瞑目顔氏家訓

集蹈水火之求免於人也茍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髪救之而不辭也韓文吐飯飽之解衣煖之牧之

推輓

史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出左襄田勝為周陽侯徧見湯貴人　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使孔

子名布揚於天下者皆子貢先後之也史記欲相扳援死而後已西漢相與抗衡杜周傳鄭當時推轂士類及官屬常引以為賢於己本傳借譽于左右鄒陽傳游揚足下名於天下季布傳張華性好人物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咨嗟稱詠為之延譽晉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南史謝朓傳

傳記士非玉石談者為價物理論

集名聲荷朋友韓集青冥送吹嘘詩故人相攜直上太階

吕溫贊吹嘘期指掌之元微

本朝乘雪洒潤秉律嘘枯臨川

軫恤

經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詩序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記

隱惻矜恤于物謂之仁禮

史昔闔廬在國天有菑癘親廵矜寡而共其乏困左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

事廢矣穀梁范雎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史記蓋寛饒為衛尉司馬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恩西漢集以俸錢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笥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膺復老弱之流庸者而彊以實皇甫湜齊王不忍觳觫牛簡子亦放邯鄲鳩柳詩視人之瘼如慓疽在身不忘決去劉賓客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白侍

郎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羅隱集

本朝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坡詩

覆蓋

子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諱其短者故能久也家語

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左曹參見人有過掩匿覆蓋之

陳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請斥之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失責之

黄霸為潁川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去之霸曰許丞雖老尚能起拜送迎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並西漢

未敢誦言誅之後漢高紀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别者不曰汙穢而曰帷簿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

尚遷就而為之諱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矣西漢褚彥回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宋書王僧祐父袤時人為之語曰王袤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齊書王曰朕好與人較量理致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唐紀初李景畧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畧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唐順紀

傳記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牧始隱公取一篋皆街子輩服帖云杜書記平善書芝白録

集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嵇叔夜

本朝韓魏公與歐陽永叔相親最深公知永叔不以繁辭為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又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並筆談

傾蓋

子程子返自郯遭孔子于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子華子

史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左傳

孔子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史鄭世家

傾蓋如故鄒陽傳

周瑜過魯肅求糧肅指一囷與瑜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吳志

一見如舊玄齡傳

傳記傾蓋如故劉向新序

黃憲常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

問之是曾國孔融時年十歲餘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為兄弟因升堂見親會稽録

集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盧子諒詩生平未識一見而交道遂存此日披懷千載之風期對坐陳子昂集相識雖新有故情白樂天欲迎先倒屣並坐便傾樽劉賓客

本朝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歐陽文

顧盼

子列子學乗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

利害始得光商一盼而已列子

集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　昔歐治改視鉛刀易價伯樂所盼駑馬百倍並文選　唾為恩　猥以庇賤之姿謬奉清通之盼駱賓王集　一顧輕千金李太白　一顧生鷠羽孟東野　三都時覺重一顧世稱妍之元微　風光一擡舉猶得暫時看同上

提拔

經拔茅茹以其彚征吉易　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

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同上

子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餘家韓子

史楚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　絳縣人七十有三年矣趙孟曰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遂仕之並左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左傳）韓安國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皆天下名士　薦天下賢俊　鄭當時推轂士類及官屬常引以為賢於已（本傳）楊興說史高曰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其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匡衡傳）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灌夫傳）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奬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

（魏戊）

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兩人顯於世者何俟力也 田蚡進名士家居者本傳 河南尹羊陟謁造趙壹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司徒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東漢 第五倫舉人多至二千石本傳 胡廣所辟命皆天下名士本傳 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鄧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鄧禹傳 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

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漢紀孔融上疏曰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平原處士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蹔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

坌涌觧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絶足犇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禰衡傳

吕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

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漢獻帝諸葛誕曰今善人單少茍其性不邪便可奬就吳志龎統曰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蜀志荀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魏志荀令君之所舉皆命世之大才　謝朓好奬與人才曰士子聲名未立宜共奬成無惜齒牙之餘論山濤為吏部甄拔人物　初克未仕時河内山簡甞與瑯琊王衍書曰鮝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石苞求為小縣許允曰卿我輩人當相

引在朝（並晉書）劉穆之為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宋書）劉遐薦辛德源曰弱齡好書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北史）海內賢才起自側陋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同上）金在礦何足貴善治鍛而為器人乃寶之（唐書）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朝無親援李沖薦于魏主且為之延譽於朝公私汲引（齊高紀）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唐高紀）拔犀之角擢象之齒

古人言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太后嘗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文學醞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　狄仁傑嘗薦數十人卒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李吉甫同平章事謂中書舍人張垍

曰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鑑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人數日之間選用殆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唐紀

傳記驥躊躇於弊輂兮遇孫陽而得代楚辭

集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廣陵戴淵心智足以妍幽才鑒足以辨物固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潔井之絜誠東南之貴寶聖朝之奇璞也陸機文

蓋聞驪龍之珠必

洗紫泉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竊見處士吴國張道順下筆攄雕龍之文發言吐扶天之藻若得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必騰躍天路出覿聖世楊方文東都雖信多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侯雲長者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當今舉於禮部者無與為比有崔羣王者其文進而未止者也為人賢而有才志剛而氣和凡此四人

者皆可以當執事首薦有沈杞張茲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舉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誠不忍奇寶横棄道側韓愈文　並異靈鳳於蒼梧起滯龍於潢汙晉賢者之處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産乎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無由而至矣鍾子但是粃糠微細物等閑擡舉到青雲羅隱詩　首光比舉陳子昂集　薦長光價同上　聽清聲於爨餘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壁怪石騰輝駱賓王　豫章生宇下每使翳蓬蒿劉長卿　汲引之

惠如帆得風李習之故人相攜直上太階呂和叔贊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唐文粹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同上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或為侍中尚書李白書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呂温文長得蕭何為國相自西流水盡朝宗王建集假以羽翼俾之騫翥柳文澤潤窮鱗雷使幽蟄呂和叔文本朝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妍惡曲成其

彚臨川集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一時之賢晏殊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東坡文

獎子後進

子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閒莊子

史郭泰好獎訓士類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漢桓紀

荀淑拔李昭於小吏友叔度於幼童魏志許

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蜀志陸玩為公輔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蔭其德宇唐書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韓愈傳陸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籍唐書宋范泰愛奬後生孜孜無倦南史

集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任彦升序

自代

史上問丙吉誰可自代曰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居

位皆稱職（西漢）吕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漢獻帝紀）陳寔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以寔為功曹（漢質帝紀）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自代曰奐才略兼優宜任元帥以從衆望朝廷從之以奐代規（漢桓帝紀）吕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

對曰朱然吳王假然節鎮江陵魏明帝紀周瑜病困上疏曰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吳志盧毓遷吏部尚書詔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用邕焉魏志羊祜病篤舉杜預自代晉世祖紀集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韓文所冀虞丘無蔽賢之咎臧孫無竊位之譏一品集

録用

經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書)史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左莊)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宣)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成)齊立敬仲之曾孫鄭良敬仲也(襄)臼季使過冀見冀鈌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歸言諸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左傳)臼季見冀鈌耨以告文曰其父有

罪可乎白季曰國之良也减其前惡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國語復紹蕭何陳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前漢功臣表帝閱録故事得楊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陶為中陵鄉侯漢紀楚王立孫叔敖之孫封寢丘史記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支庶魏志楚子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胄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三國志

嵇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請為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

丞何但郎也乃起家為丞晋書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太后曰茍或有才此何所累中宗

英衛擢罪亡之餘李靖贊

集盛德之胄世業可懷欒郤之家前緻未遠沈休文不欲使勳勞之後栖栖於塵土中白樂天

罪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張九齡

本朝魏室旌賢特訪康成之後晏公類要

擠陷

經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庸）

子如登高而去其梯（孫子）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楚王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淮南）

史排擠英俊（杜欽傳）或忮害好陷人於罪（匡衡傳）為之機陷（晁錯傳）媒蘖其短（李陵傳）相與排擯（主父偃傳）賈后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草書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太子醉迷

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晉惠帝紀

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上怒撲於殿庭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貶九齡荆州長史唐玄宗紀

或告第五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曰位宰相二百金不可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肅宗紀

上初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

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唐德宗紀反擠之又下石焉韓文

集痛無知之相陷呂溫田鹿賦

嫁禍

史楚殺伍奢其子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

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左昭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

通呂不韋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嫪毐嫪力高反毒於改反

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詐腐則得給事

中后乃陰賜主腐者詐論之遂侍太后私與通不韋傳趙

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趙世家七國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漢景帝紀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族陵家武帝紀

快讐

史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左宣公王甫父子應時戢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靈帝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

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大炷置卓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獻帝紀吐突承璀首唱用兵疲獘天下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德宗紀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同上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俊臣讎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踏成泥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始帖席矣武后紀貶皇甫鎛為崖州刺史市井皆相賀穆宗紀本朝鄭向知杭州王耿為游漕互有論列而耿死鄭往

哭之甚哀或曰龍圖素惡端公今何慟哭也范極曰龍圖待哭斯人久矣倦游錄

樂禍

史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曰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左莊公鄭慶曰幸災不仁幸災民所棄也左僖王宏素與司隷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王允傳好乘人之獘周伯仁傳董養見王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

不作士大夫矣晉世祖紀

用情

經有酒湑我無酒酤我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
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醉言舞于胥樂
兮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詩　黨無容　觴酒豆肉　自
吾母而不用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記　殺雞為黍而食之

居不容並語

史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傅奕傳　謝安嘗詣陸納納殊

無供辦所設惟茶菓而已（晉書）

集斗酒相娛樂（選古詩）銜盃酒接慇懃之歡（司馬遷書）禮有所

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為貴（九齡文）輸瀉蘊積（劉賓客）

握手出肺肝相示　草草具盤饌不持酒獻酬（韓集）約窮

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韓祭柳州文）情意

既深庶乎無間父子直往直來（曲江集）

本朝司馬温公在洛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

過五味惟菜無限（言行錄）坦率見真情（東坡集）相從盃酒形

骸外笑殺平生醉夢間同上他日過飯隨家風買魚貫柳雞着籠山谷集

真率

經有直情而徑行者記

子直語無藻飾抱朴子

史衛綰忠實無他腸西漢晉文帝每言王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晉書

集主人一心好四面無藩籬元稹集內外都無隔帷幈不

復張之元微之蹊徑絕縈紆同上不設塹壘之杜牧司馬溫公在洛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言行錄

期待

經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語

子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靖也惠而斷李靖威也和而博竇威收也曠而肅薛收瓊也明而毅賈瓊淹也誠而厲杜淹玄齡志而密房喬徵也直而遂魏徵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叔達簡而正

陳叔達 若逢其時不減卿相 天地篇

史呂不韋曰吾門待子門而大 本傳 張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 陳平傳 長卿雖貧其人材足依也 相如傳

初何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 西漢 賈復少事李生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後漢本傳 王允仕州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 同上 馬援兄況謂援曰汝大才當晚成 馬援傳 呂虔還徐州刺史請王祥為

別駕民事一以委之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茍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蔡邕倒屣迎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並魏志　呂蒙曰士別三日則刮目相待吳志　庾亮謂諸葛恢曰明府當作黑頭三公晉書　王導少有識量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晉王導傳　何充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及導薨充參録尚書事何充傳　王珣與謝玄為

桓温掾温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晋書劉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晋帝紀王儉幼篤學王粲見之曰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徐勉好學宗人徐孝嗣見之曰此謂人中麒麟必能致千里並南史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寳誌寳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南史高孝基見房玄齡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唐書崔宏見高允曰高

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本傳）楊素引封倫為土木監每與論宰相之事終日忘倦因撫其床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稱薦於文帝（隋書）

集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東京賦）　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鵾鵬君有長才不貧賤（杜詩）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同上）　勉君振羽翰登取凌青冥（劉賓客集）　寄之垂天翼早朝起滄溟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並同上）　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韓退之答元稹書）　知君志不小一舉

凌鴻鵠劉長卿　幽姿閒自適逸翮當一逞如有長風吹青雲在俄頃同上　禁林閒得長棲鳳池水那能久滯龍元微之集　落落精神終有立飄飄才思杳無窮杜牧之　蛟龍可是池中物鳳鳥無非閣上音張函吉文　混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副雲韶之響駱賓王　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東坡集

傳記杜如晦少聰悟高孝基深器重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為棟梁之用　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于侍

郎如百斛重器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並世說）從

茲穩上青雲去萬里誰能測羽翰（玉壺清話）

淺量

子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顏回仲由炊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家語）公孫丑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孟子）用管窺天用錐指地（莊子）立尺度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孔叢子）以指測

河指測海指極則謂水盡猶目察百步而云見極也（荀子）

抱朴

史趙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仲連傳）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共執掠笞數百（本傳）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是乃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堯後為御史大夫（西漢周昌傳）以蠡測海（方朔傳）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

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而躋顥蒼也　和氏之璧韜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歷莫盱不知其將含景耀吐精英曠千歲而流光也並班固傳楚龍且曰韓信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為人易與耳本傳王叡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獻帝紀陸玩有德望遷侍中有詣之者索酒瀉梁柱之間呪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耶晉書秦王興令羣臣舉賢梁喜曰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興曰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

四海乎安帝紀 太宗令封德彞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唐太宗紀

傳記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世說

集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珠之所蟠也左太冲吳都賦

籠雞與梁燕不信有冥鴻白樂天 淮陰市井笑韓信李太白

本朝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臨川

妄議

經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陽貨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並論語）　非聖人者無法（孝經）

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

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屋廬子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魯平公將見孟子臧倉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

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孟子） 鵬徙九萬里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莊子） 小辯而毀大道（孔叢子） 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 妄譽仁之賊妄毀義之賊（揚子） 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為古人虛

設瑞應抱朴子

史鄭子産作丘賦鄭人謗之曰已為蠆尾昭四年　季康子將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必召冉求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鄭人或曰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史記世家　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本傳　拜陳平為都尉使為參乘　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

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高帝紀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同上　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揚雄傳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藝文志　姍笑三代諸侯王表　絳灌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陳平傳　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東漢　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蔡邕傳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孔融傳　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攻發馬援傳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　武帝下

令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世人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臣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魏志桓冲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嫺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孝武紀史思明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唐紀

集街談巷議西京賦稱堯見因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

士之穿鑿虞帝碑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韓文　人生未鵾化物議如鴻毛劉長卿　醯雞之議大鵬夏蟲之議層冰文粹

本朝無異於鼓井淳而議東海坐蚊睫而笑九萬之圖

南也汪氏表心說

尊禮

經作賔于王家書貴貴為其近于君也記尊長于已踰等不敢問其年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必賜之几杖乘安車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並禮子齊管夷吾任國政號曰仲父杜干乘於陋巷列子

史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左傳魯莊公使束縛管仲以予齊使𤘍使受而退比至三釁以香塗者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國語周文王得呂望於磻溪武王以為師謂之太公號曰尚父　項羽尊敬范增為亞父史記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周紀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丞相弘晏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上嘗坐

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汲黯傳 曹參為齊相聞膠東有蓋公善治黄老言厚幣請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本傳 擁篲而先驅 㬥勝之望見雋不疑容貌尊嚴勝之躧履起迎並西漢 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𤣥大會賔客𤣥最後至乃延升上座東漢傳 孔融深敬於鄭𤣥倒屣造門告高密縣為𤣥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善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君鄉後漢 興席改容 吳

張昭吳中謂之仲父（吳志傳）徐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漢獻紀）萬章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　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詣華歆歆葛巾迎策謂歆府君德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胡冲吳書）孫策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吳書）許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蜀志）

晉王導任丞相元帝委之為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

父　郭奕為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並晉書）虞翻在吳魏文帝嘗為翻設虛坐（吳志）唐郭子儀德宗時賜號尚父

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唐書）魏徵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輩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鷂以徵坐久竟死懷中（唐太宗紀）太后信重內使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武后紀）玄宗尊遇姚崇每

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唐書龎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三國志王維名盛於開元間豪貴人虛左以迎唐書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禁孔林樵采訪孔子顔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周太祖紀樊宗師見劉乂獨拜唐書傳記范逵既去陶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世說集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隂而

昭王陪乘文選燕王尊樂毅分國願同歡子昂集朕歷韓愈為尹宜令無忝御史不得為故常韓愈神道碑李白所適二千石郊迎李白集

本朝琳前時得拜龐公康節

記纂淵海卷六十八